中年男人:

医生，这个概率……具体是什么意思呢?

旁白:

男人环顾着四周，从围观的人们同情的目光，和查理苏严肃的表情中找到了答案。

他眼中的光熄灭了，沉重地呼吸着。

中年男人:

我上次听隔壁床的家属说，他们家老人住了十几天，一套房没了。

结果最后还是没有治好。

重病，就是拿钱换日子。

把钱都用来治病，我以后家里怎么办，我儿子怎么办?我们也要过日子。

旁白:

他的话像是在问查理苏，又像是问身旁众人，但无论是谁也回答不了。

原本呆滞着的女人突然哭了起来，泪水浸过通红的眼眶。男人回头看了她一眼，揪住自己的头发，脸上满是无力和懊丧。

其余病人家属纷纷露出不忍的神情，有几个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查理苏:

如果是经济方面有压力，方案里包括的治疗费用，我可以帮你们想办法，争取全额减免。

即便不行，我也可以代你们支付。

中年男人:

你、你说什么……

查理苏:

意思是现在你们可以继续治疗，但不用出钱。

旁白:

他的回答快而笃定，甚至显得有些不经考虑。

人们的脸上或多或少写着讶异，四周传来窸窸簌簌的声音，像是海水一样将我的耳朵浸没。

而查理苏站在漩涡的最中心，深紫的眼眸中满是沉肃。

男人似乎终于理解了，他的嘴唇开合，却过了半晌才找回声音。

中年男人:

医生，你是个好人，你有这份心。

但你不会懂得看着亲人痛苦地躺在那里，家属心里的难受。

旁白:

男人苦笑了下，并未接过查理苏的话头。

中年男人:

但凡我妈醒过来的希望大一点，我倾家荡产也会给她治。

上次我进去看她，她还是那个样子，一点意识也没有。

手脚都被绑着，管子插在鼻子里，每天就是流食灌进去。

你们说她感受不到痛，是，是感受不到，她连我叫她的名字都感受不到。

七十岁的人了，你说这样还有什么活头。

查理苏:

现在说这句话为时过早。

情况确实不容乐观，但治疗得当的情况下，如果患者生存意愿强烈，完全有可能苏醒。

旁白:

我听到离我最近的议论。

家属A:

这个医生算好的，费用问题也帮忙解决，就是老年人真的不一定下得来手术台，

家属B:

我爸这次烫伤了，普通病房住了一个礼拜。

昨天就跟我说医院里太遭罪了，到了那天他绝对不进ICU，要体体面面走。

家属C:

毕竟是自己的妈，要么再坚持坚持。

我朋友家里人，已经说是植物人了，最后还是醒过来了。

旁白:

男人像是仍在犹豫，双手交缠在一起，又像是下定了决心，眼周泛着红肿。

中年男人;

医生啊，我妈这么多年也没过过什么好日子，我不想让她也受苦了。

旁白:

人群之中，查理苏一定听到了这句话。他嘴唇抿着，一言不发。

不知道是不是离得太远，又或者是灯光有些变化，我觉得他看起来很悲伤。

仿佛已经做好了千辛万苦与死神对抗的准备，却被突然告知这场战争早已结束，并不需要他的参与。

角落中有一道视线落在我身上，洋洋苍白的脸色映入眼帘。

他求助似的看着我，比起父亲、母亲和在场所有的医护，仿佛我才是那个可以求助的人。我几乎承受不住这样的目光。

深深的无力感席卷了我，我忽然想到了那位躺在重症监护室中昏迷不醒，对于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的老人。

她知道自己的命运在被所有人讨论着、评判着，然后最终将被确定下来吗?

特别是——我看向查理苏。

身旁的助理医师战战兢就地将一份文件递到他手中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然后只是攥紧了些。

像是感应到我的注视，查理苏朝我的方向投来一瞥。他的神色非不轻松，眼眸却仍旧在惨白的灯光之下熠熠生辉。

掌心传来一点刺痛的感觉，我仿佛被一桶冷水兜头浇醒，脑海中闪过一轻清明。

是啊，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东西是生命。是至高无上的生命。

纷繁的意见之中，只有一个人的至关重要。

尽管这个人无法自己签下承诺书，但是她的意愿——至少应该弄明白。

我拉住身旁小护士的手腕。

我:

可以帮我个忙吗?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和查医生说。

旁白:

站在走廊的拐角处，我紧张地等待着。

刚才家属与医护人员都在场，我无法在众目睽睽之下说出这么离奇的事情，只能让护士帮忙通话，请查理苏到外面来。

尽管如此，我仍感到背上渗出冷汗，原来向别人袒露自己的天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他会相信吗?会觉得我在这么紧张的时刻捣乱吗?我不知道，只好在等待的时候背过身，打着腹稿。

我:

查理苏，你听我说。我绝对不是在开玩笑。

我也许能帮你知道那位昏迷不醒的老人家究竟有没有求生意愿。

我有一种能力，可以通过触摸别人感知到情绪。

旁白:

说着说着，连自己也没什么底气了，声音渐渐小下去。

我:

他真的会相信吗?

查理苏:

你是指触摸别人感知情绪吗?

旁白:

身后传来的声音让我差点跳了起来，查理苏不知何时已经站在那里。

他的身上仿佛还残留着从人群中带出来的纷乱气氛，白大褂的下摆也沾上了灰尘。

我:

嗯，我之前无意中发现自己有这种能力，现在这个情况也许能帮得上忙。

旁白:

淡紫色的眸子清澈见底，里面蕴含的情绪也变得难以捉摸，我只能看到自己不安的神态倒映其中。

眼帘开合，查理苏轻轻地笑了一声。

查理苏:

信。

旁白:

我还以为无论如何总免不了被询问一番，他居然只是吐出干脆的一个字。

我:

诶?就这样吗?为什么?

查理苏:

很简单。第一，我现在确实需要这种“能力”。

旁白:

说最后两个字的时候他若有所思地顿了顿，用手指比了个框，将我的脸框在里面。

查理苏:

1. 我相信你所说的就是真实的。

旁白:

然后他点了点自己的眼角。

查理苏:

最重要的是，我相信我自己看到的东西。

旁白:

还是一样的自说自话和跳脱的逻辑，此时此刻却让我感觉到被人信任的快意。

我:

那现在可以带我去见这位老人家吗?

旁白:

查理苏嘴角的弧度隐没下去。

查理苏:

跟我来，先消毒。

旁白:

换衣间里温度很低，一墙之隔就是烧伤重症监护病房。推车上已经放好成套的消杀和隔离用品。

戴好口罩和帽子，我将卫生手消毒剂挤在掌心，用力搓了一搓，忽然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。

我:

查理苏，你们平时是怎么消毒的?手臂也要消毒吗?

查理苏:

伸手。

旁白:

查理苏用一根手指勾起我腕上的手链，皱眉看了两秒，轻轻地将绕成团的复杂搭扣解开了。手链落在一旁的台面上，发出“沙啦”轻响。

他头也不抬，按压了几下装着消毒凝胶的瓶子，娴熟地为自己消毒。又挤出一点消毒剂，覆上我的手背。

查理苏的手并不是一双传统意义上十分漂亮的手，看得小精心保养的痕迹，指甲修剪得很短，刚好盖住甲床。

只是每恨手指的中间关节几乎都比正常人更粗一些，手背上有一小块已经淡去的疤痕，掌缘的皮肤毛毛躁躁的，细看像有道道裂纹。

他的掌心湿而凉，指腹却温暖干燥。修长的手指抹过我的指缝和虎口，在每个指尖细致地揉了两个圈。

查理苏:

你抖什么?

旁白:

手被不轻不重地握住了，有种战栗瞬间离我而去。自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刚才真的一直在颤抖。

查理苏:

你紧张也可以埋解，这毕竟是我们第一次牵手。

我:

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样。

查理苏:

我怎么了?这叫浪漫。你有点伤一个男人的心了啊。

我:

噗……

查理苏:

笑了?现在不紧张了?

我:

所以你刚才是在让我放松?

查理苏:

你的表情像是要去打仗。不过我倒没见过这样的你。

还有点可爱。

我:

……你专心洗手!

旁白:

查理苏低低地笑了笑，将手套递给我，

查理苏:

完美的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从来不手抖。

你现在是查医生的助理，也要用同样的标准要求自己。

旁白:

他看着我，嘴角弯起同往常一样的弧度。

然后是一次性隔离服，查理苏站在我的身后，帮我将隔离服的两边整好，又围上绷带。

窗户倒映出我现在的样子，全副武装，只露出双眼。

不一会儿，查理苏也穿戴好了。我们不再能互相看到脸上的神情。但仅凭这一双眼睛，对方心中所想竟像是比平日里还要清晰。

查理苏:

里面的场景你会很难接受。

我:

我做好心理准备了。

查理苏:

如果害怕，看看我这双迷人的眼睛就行了。

旁白:

我望着他没有丝毫调笑意味的脸，认真点头。

我:

嗯。